基督徒的生与死（六）

面对死亡

普杰西牧师 2015 年 3 月 22 日

翻译：王兆丰 校对：甘晓春

healingwings.net

基督徒在带给别人安慰的事情上是出了名的糟糕，为什么？我们在安慰悲伤之人时常常抄近路。比方说，对刚刚失去父母或者孩子的人，你说，噢，他已经在更好的地方了。这是事实，但此时此刻，这话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安慰。下一次他们遇到这样的事请，大概不会再来找你。对那些悲伤痛苦的人，你的话可能会伤害他们。有一本书叫《为儿子哭泣》，作者是尼可拉·沃特斯朵弗，他失去了自己的十八岁的儿子埃里克，整本书就是在描述作者失去儿子后的残酷过程，读起来非常让人悲伤。他在书里这样说：*我总是以为福音中的一些教导能够安慰我的灵魂，但这次没有；福音有着非常重要的东西，福音提醒我复活的事情；我的悲伤并不像没有信仰之人那种没有希望的悲伤，然而今天埃里克从这里走了，这是我的悲伤。除了让他回来之外，我还能有什么安慰？假如你想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人。从今以后，直到复活，这就是我的身份*。请注意他说的是什么，我不想要解决方法，我的生命里有一个深深的、无法弥补的洞，直到万物都成为新的那一天。我不怀疑复活，我所有悲伤是因为我的儿子已经不在这里了。能够给他带来安慰的是复活，而不是像约伯的朋

友们那种冷冰冰的安慰。

对这样受伤的人，需要满有同情心地坐在他身边，陪着他，让他悲伤。对他说，我没有什么可以为你提供的，但是我爱你！当然有时候我们要提醒他我们的盼望。但是假如此人完全否认神，怀疑复活，我们应该向他述说真理。然而，对他说他已经知道的真理，回答他没有问的问题，则不能给他带去他所需要的安慰。

教会作为一个团体，我们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应该向失去亲人的人确认，悲伤是真实的，是可以的，而不是想法逃避，以为自己基督徒做得不够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犹太人文化里，他们有阶段性的悲伤日子。在葬礼上以及随后的一个礼拜里，是家庭悲伤期间，直到下葬，说明这样的哀伤不会很快消失。能够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葬礼本身。葬礼不是家庭私下的事情，而是教会是社区的事情，因为死者被从这个教会取走了。葬礼总是有两个层面，缺一不可，否则就不健康。两个我都参加过，你们肯定也都参加过。第一是悲伤，承认死亡得胜了，亲人被从我们这里夺走，另一方面，要有复活的盼望，是在我们敬拜神的团体里。葬礼上应该有福音信息，但我们不能把葬礼办成传福音布道会。我发现这几乎成了一种趋势，他们想通过葬礼让那些不信的人信耶稣基督，我不知道你们参加过这样的葬礼没有，相当令人吃惊。死亡在每一个葬礼上都宣告说它赢了。我参加过这样的葬礼，一位牧师上去说，这位死去的某某人是信耶稣的，所以你们也应该信耶稣，如果你不信，那么 •••

他这样做错了。本来应该是帮助亲人悲伤哀悼的葬礼，现在把哀悼给挤了出去，这是不合适的。葬礼即表达深切哀悼，也表达希望，但不能把它变成布道会。追思礼拜是个人的，因为一个特殊的个人去世了。他的家人怀念他。我们这个团体失去了他，我们怀念他。但有时候，走到了极端，所有发言都是关于死者的，往往到了一个毫不严肃的地步，一个接一个地在上面开玩笑。这既无助于悼念死者，也不荣耀神。另外一个倾向是单单强调神的荣耀，一点儿也不提死者，忘记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悲哀与悼念。这么做就是忽略了那个家庭。

最近我们教会举行了克朗姆牧师母亲的追思礼拜 （注：克朗姆牧师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之一，曾被美国 OPC 系统差派到墨西哥做全时间宣教士二十多年，他们的四个孩子都是在墨西哥出生、长大。他退休后来我们教会作兼职牧师， 母亲也是一位极敬虔的基督徒），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追思礼拜。克朗姆牧师的发言既有对母亲个人的回忆，她的性格，她的为人等等，同时也明确地指向基督耶稣和福音的大能，非常感人而美好的葬礼。追思礼拜就应该是这样的组合。对死者的悼念要有节制，我知道这样说很苛刻。悼念一个 5 岁的孩子和 103 岁，得病已经好几年了的老奶奶完全不同。人们对那位老奶奶的去世是有准备的，因为这是事实，早晚会发生的，只是不知道哪一天。而失去一个心爱的孩子或者年轻人，悲伤就会严重得多，因此追思礼拜也要根据具体情况。当一个人在他年轻力盛时去世，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悲痛，追思礼

拜就应该反应出这个事实，就像诗篇 13 篇，诗篇 22 篇，72 篇那样。然后，无论我们的悲伤有多深，福音都应该是最后的声音，复活的盼望必须超过我们的悲伤。我们不能把悲伤推开，但是复活的盼望能够使我们正确地表达我们的悲伤。使徒信经就作了很好的表达。我们不是在这里说说而已，每个人早晚都会参加追思礼拜，追思礼拜都应该有事先计划，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，这样当事人可以得到信息、建议和帮助。另外一些事项比如和医学有关的，我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和能力作教导。一般来说，这牵涉到比较早期的准备。

说到医学方面,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有所谓的医生协助死亡，也有医生协助的延迟死亡，因为他没有能力这样做。问题是，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吗？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我们必须十分小心。作为一个家庭，在准备遗嘱的时候，也应该事先考虑对自己将来病危之际的决定。今天的医学能够让濒临死亡的人维持生命，不过只是延长死亡而已。问题是，这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？每种情况都会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，每个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。我们应该讨论，首先是在基督教的范围内，然后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。在讨论遗嘱时，考虑到假如将来某种情况出现的话，你可以事先给出你的愿望，比方说，请你们不要让医生用人工方法延长我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经不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，而要依靠机器来维持的话，那么圣经是否有相关的教导？当然。这里面有一大堆问题，至少我们不应该让一个病危之人在他生命垂

危之际来做这个决定。那时候，人倾向于找一条方便出路，但往往是不合圣经的甚至不道德的（*注：估计牧师是指有人可能受不了那份苦，想要自杀了事，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就发生过这事*），或者那时候因为大量服用药物，容易作出感情用事的决定。这也给家庭造成很大压力，不得不临时作出决定来减少病人痛苦。因此这种事情可以提前讨论，或者在早期当事人思维清晰时，讨论作出明智的决定。

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在人死亡之前教会的职责，不仅仅是众长老，也包括教会其他成员。圣经在这件事情上有明确的教导，对重症病人应该照顾他们。教会绝不可推卸，这应当是我们的责任。因为我们已经彼此起誓、委身。虽然我们不是天天见面，当教会有人有这样的需要时，我们就应该站出来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照顾濒死的病人，那么这个照顾是什么样的照顾呢？以前我们谈到过，死亡对我们的平安、对我们人的完整有着什么样的影响。首先，死亡威胁我们的身体。上个礼拜我们在谈到复活时讨论过，我们人有身体和灵魂。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个躯壳，你的身体、你的灵魂组成了你这个人。死亡威胁我们的身体，因此我们照顾濒死病人的时候，需要照顾他们的身体。不仅是吃穿，在照顾病人身体的过程中，还有更多的内容。我们应该想法知道，病人喜欢什么，什么样的音乐，他在教会喜欢唱的是哪些圣诗？什么样的花他会喜欢？我们可以用这些事情来给他们带来安慰和温暖。很多人或许以为，这不难呀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有时候这样的照

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探望的人很快就想离开。事实上，照顾病人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很容易做得到。人都有接触别人皮肤的需要，握着对方的手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慰。坐在床边，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。死亡的另一个威胁是使病人产生被疏远的感觉。死亡割断了你与活人之地的联系。因此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不要离开病人。死亡当然威胁使人与神隔离，因此我们要以圣经的话语围着他、安慰他。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但死亡仍然是一个试探。教会长老们应该去看望，教会其他人也应该这样做。对他重新确认我们的信仰，用他所熟悉的教会敬拜中的话提醒他我们所信的。作为家庭成员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病人的药物。不要让病人焦虑地等待。

说的死亡，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。你们很多人都已经上了好几堂课了，我猜大多数人会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，把自己放在濒死之人的位置上问自己，我想做的是什么？我怎么样能够很好地死？（*注：这是基督徒生活应该有的写照：活得好，死的好*）在我们的文化里，临终遗言成了件大事，人们都想要让他们的临终遗言成为名句。事实上，你不必为预备自己如何说出最后一句深刻的或重要的话而过分焦虑。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诚实，为你的家人留下你确实相信神的话，在你离开的时候提醒他们把盼望放在神那里。你可以很简单地说，我爱你们，我很感激你们，我永远都记住你为我做的；我原谅你，或者你是否能饶恕我、原谅我？当然更要求救主饶恕赦免。总之，你可以说一些你认为最重要的

话，不必担心错过了什么，让你所爱之人能够知道你爱他们。
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